

我与石油有缘

侯祥麟



1912-2008



侯祥麟◎著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1912-2008

侯祥麟



我与石油有缘

侯祥麟◎著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侯祥麟自述：我与石油有缘 / 侯祥麟著.

北京：石油工业出版社，2012.4

ISBN 978-7-5021-8980-8

I. 侯…

II. 侯…

III. 侯祥麟 - 自传

IV. K826.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43789 号

侯祥麟自述：我与石油有缘

侯祥麟 著

出版发行：石油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 100011)

网 址：www.petropub.com.cn

编辑部：(010) 64523616 64523611

营销部：(010) 64523603 64255593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710×1000 毫米 开本：1/16 印张：18.5 插页：10

字数：248 千字

定价：38.00 元

(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1912年4月我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。

那一年正是民国元年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，满清政府被推翻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，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。然而，革命果实迅速遭到践踏，代之以连年的内乱和军阀混战，中华民族陷入了更深重的苦难。我从孩提时代起，就亲眼目睹了这一切。这种经历帮助我形成了最初的世界观和人生观。

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残暴压迫，培养了我的抗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。社会的不公和民众的苦难，激发了我寻找真理的热情。我曾经一心执著于工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理想，但残酷的现实打破了我青春的向往。大学毕业后，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读了大量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，书中阐述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和科学真理，使我茅塞顿开，首先从理论上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列主义，并终生信仰，不曾动摇。

在日本对中国的大举侵略下，我亲眼看到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和蒋介石的两面派行为，大失所望，决心要寻找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。在抗战初期，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贡献毕生，我也曾渴望到延安去，也曾争取奔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，由于种种因素未能如愿。当时抗战前线严重缺少油料，作为一个青年科技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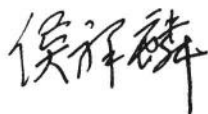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，种种机缘使我一直辗转在后方从事与炼油化工有关的工作，同时，秘密做党的工作。

抗战胜利前夕，在党组织的支持下，我去美国继续学习化学工程学，获博士学位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，我回到了祖国，投身中国石油工业科学研究事业。可以说，我的后半生与国家新兴的石油化工事业紧密相连。我在自己岗位上，与中国共产党、全体人民一道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，一道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，亲身参与了国家在变革中的重大历程，直到新的世纪来临。

《侯祥麟自述：我与石油有缘》不是一本文学传记，也不是历史事件的记录，只是我在世纪之交的回顾。站在新世纪的起点，回望过去，我和中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，往事历历在目。能够见证历史，以个人微薄的力量参与其中，是我的幸运。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，一个科技工作者，我为中国今天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欣欣向荣而激动，对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。

我知道，我所经历的人生道路，也是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路，我的一生无处不打下深刻的时代烙印。所有这些，对未来的人们，或许能有一点点启示。这就是我最真诚的愿望。

是为序。



2000年9月21日

第一章 001

童年纪事 /002 • 少小离家 /005 • 燕京学子 /007

第二章 011

寻求真理 /012 • 到后方去 /015 • 转移西南 /018

第三章 023

首次炼油 /024 • 准备出国 /029 • 漂洋过海 /032

第四章 035

异邦求学 /036 • 坚守理想 /043 • 回国之初 /048

第五章 053

到大连去 /054 • 重返北京 /060 • 编制规划 /063

第六章 067

投身炼油 /068 • 反右前后 /073 • 千钧重担 /078

第七章 081

攻克难关 /082 • 国之急需 /087 • 香山会议 /094

第八章 097

“五朵金花” /098 • 新的探索 /104 • 身处逆境 /109

第九章 115

重返岗位 /116 • “文革”结束 /123 • 接受新职 /127

第十章 131

原油包干 /132 • 高桥会议 /135 • 高级顾问 /140

第十一章 149

两院院士 /150 • 学会活动 /155 • 石油大会 /158

第十二章 165

参政议政 /166 • 社会工作 /171 • 建立基金 /176

第十三章 183

我的朋友 /184 • 我的家庭 /189 • 故乡之行 /194

第十四章 197

世纪之交 /198 • 前瞻思考 /201 • 关注创新 /205

第十五章 209

总理来访 /210 • 接受任务 /213 • 启动课题 /216

第十六章 221

战略判断 /222 • 深入研究 /225 • 交出答卷 /230

第十七章 235

夫人去世 /236 • 相濡以沫 /240 • 我的心声 /244

原版卷后语 247

续篇后记 249

侯祥麟大事年表 253



第一章

童年纪事 / 少小离家 / 燕京学子

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残暴压迫，培养了我的抗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；社会的不公和民众的苦难，更激发了我寻找革命真理的热情。

童年纪事

我的祖籍是广东省揭阳县，我家祖辈为农，家境一般。

1912年4月，我在汕头福音医院出生，我是父母的第八个孩子，我上面已经有五个姐姐两个哥哥，后来又添了一个小妹妹。我出生的时候外面兵荒马乱，不知是哪派跟哪派正在打仗。那是一段战乱的时期，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，各路军阀很快就陷入混战。

不过，我的童年应该说很快乐。那时我家住在一条很短的小巷里，因为不是通道，大人们做了两扇门把两头关起来，我们小孩子就在里面踢足球、捉迷藏、经常玩得昏天黑地。我家当时的房子不大，也没有自来水，吃的是井水。井水又清又凉，夏天天气热，大人们把西瓜沉到井水里，现吃现捞，特别甜。

我的父母是基督徒，他们教育子女从小要说老实话，与人为善，努力学习。每逢星期日，我们全家就上教堂做礼拜。我那时对一切都充满好奇，上教堂纯粹是为了看《圣经》。我觉得《圣经》很有趣，新约讲的是耶稣基督带使徒的故事和他的教诲，旧约讲的是犹太人的历史，许多故事都非常神秘。做礼拜时，听牧师传教让我觉得很沉闷，就独自看那

些圣经故事。

上小学以后，我看的书就很多了。我家屋顶是个阳台，晚上我们在阳台上乘凉，没有电灯，我和姐姐们就在夜色里背唐诗和《古文观止》。唐诗太短，几句就背完了。我们就背《兰亭序》、《吊古战场文》，等等。夏天的晚上，仰望着满天的星星，我们争相背书，古文的基础就是那样打下的。

后来我家搬到商业街，房子比以前大了，常年在外面做牧师的父亲也回来了，每天的日子都很快乐。因为我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子，父母对我疼爱有加。父亲爱喝酒，每年采摘新荔枝的时候，他就泡一大坛子荔枝酒。通常都是父亲喝酒，我吃酒里的荔枝。所以，我从很小就自然而然有了一点酒量。不过我一生中很少在社交场合喝酒，大小宴会凡是劝酒一概不喝。在我眼里，灌酒的人特别丑恶，非常令人讨厌。

我家旁边有个小图书馆，里边有各种小说，我简直如获至宝，经常去那里借书看。不管新旧，武打的、古典的、白话的、章回的，除了《红楼梦》不爱看，我几乎把所有的小说都看了，最喜欢看《三国志》和《水浒传》。咱们的旧小说，大抵都是说改朝换代前后的事，所以我当时的历史知识都是从小说里读来的。新派小说我也看，比如《小说月报》上的，但还是更喜欢旧小说里的故事，那些劫富济贫、忠君报国、舍生取义的好汉英雄，对少年的我有很大的影响。我家附近的小胡同里，常常有一些从汕尾远道而来的穷苦妇女贩卖私盐，她们为了躲避盐警的抓捕，把盐装在细长的布袋里，绑在身上，外面再穿上衣服，就这样还经常被盐警当场抓住，遭到毒打。看到她们跪在地上苦苦求情，我非常同情她们，心中很不平，常想，要是《水浒传》里的好汉们在就好了。

我上小学时，正值日本人强迫段祺瑞政府签订“二十一条”，北平爆发了“五四”运动，迅速得到全国的响应。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个热血青年，他对日本人非常痛恨，不仅在课堂上给我们讲日本侵略中国、阴谋

灭亡中国的种种事实，而且每年5月的“国耻日”都带领我们这些小孩子上街游行。老师个子很小，可是他慷慨激昂的样子我至今难忘，因为他是第一个在我心灵中植入了抗日救国信念的人。那时我们还抵制日货，到小商店里把日本货找出来，当场烧掉。

后来，发生了“五卅惨案”，在上海，罢工工人遭到枪杀，广东工人奋起声援，广州爆发了大游行，在沙面的英国人公然开枪杀害中国人，因此省港工人举行了大罢工。汕头也响应了，中国人不理睬那些英国侨民，工人也不给英国人服务了，我们喊出了“打倒英日帝国主义”的口号。

少小离家

我读中学以后，正值国民革命军东征，大概是打洪兆麟，打到汕头，社会一片混乱，学校停了课。于是，父亲叫我去上海读书，我二哥当时在上海做生意。

那是1925年冬天，我还不到14周岁。大人把我送上船，托付给同舱的旅客，就下船了。我平生第一次远离父母和家乡，心中既兴奋又不安。船离开汕头，一直北上，到厦门的时候遇上台风，只好在港口躲避。旅客无所事事，有人整天就托着大烟枪躺在铺上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抽鸦片。耽误了两天，才到上海。我二哥在上海的生意已有规模，他家住在百老汇路，路南头就是苏州河，过了白渡桥，就是外滩了，那里有个小公园叫外滩公园。刚到上海，我就去外滩玩，公园门口有块牌子，写着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，还有印度警察把门，我简直要气死了。这块牌子是北伐军到上海后才摘掉的。

我在汕头时念初一，冬天到上海后，二哥让我到青年会中学插班，进去还要考试，上海话我听不懂，老师也听不懂我的汕头话，我背语文，老师只好对着课本看，觉得还可以，让我还念初一吧。青年会里喜欢下

棋的人多，每天我一放学就下象棋，玩得很上瘾，玩够了才回家。初中阶段棋下得不错，以后就再没长进。

1927年，北伐革命军迫近上海，一时间很乱。后来我转学到沪江大学附中，1928年又进入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念书，这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。圣约翰中学校规很严，学生一律住校，平时不许回家。同班同学中有胡实声、胡远声两兄弟，和我一样都喜欢看邹韬奋主编的《生活》杂志。《生活》后来被停刊了，不久以后又改了名字重新出版，多是宣传抗日，对我们有很大影响。高中时期我还看了大量的新小说、左翼作家的小说、翻译过来的俄国小说，等等。

在化学课上听倪怀祖老师讲原子核中蕴藏着极大的能量，若能释放出来会有巨大威力，我很兴奋，幻想着要搞原子能的研究，作为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。因为是化学老师讲的，就以为是化学的，不知是物理的。虽是一时的幻想，却使我从此迷上了化学，并以化学研究作为终生的事业。

圣约翰大学附中的课外活动很多，学校经常举办各种球类比赛，我都喜欢参加，有时我们还到杭州比赛。当时以我的成绩，升入圣约翰大学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我不喜欢这所学校，因为它的买办气氛比较浓厚。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平时就讲英文，我看不惯。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，像胡实声、胡远声，还有几个，想到北平念书。正好燕京大学的宣传材料寄来了，我们了解到燕京的校园很美，环境好，师资也好，我决定报考燕京的化学系。清华很有名气，有些同学想考清华。录取后，我和考入燕京的胡远声、周顺鑫（后改名为周舜萃）、虞颂庭、林定喜，考入清华的张光世、陈彬几个同学一起坐火车去了北平。

燕京学子

1931年9月初我们到达北平。

当时我的大哥已经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，他是第一届毕业生，一共只有三人。大哥留校做生物化学研究，他在无量大人胡同有所房子。初到北京，我和同学就去了大哥家，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，给我们好好吃了一顿，记忆里最好吃的一道菜是芋头做的芋泥，很甜。

燕京大学的校园很美，冬天我时常和同学去未名湖滑冰，我们在宿舍就穿好冰鞋，一路走到冰上。和我住同室的一个同学叫魏宗铎，他是华侨，普通话说不好，大家经常笑他。后来这个人担任过台湾“中国银行”总裁，退休后定居美国。

开学没几天，就发生了“九一八”事变，对我们的情绪打击很大，立即激发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。学生会在大礼堂召开大会，提出要去南京请愿，要求蒋介石出兵北上抗日。我是新生，插不上话，只能坐在后面默默地听着大家辩论。我们的校长是司徒雷登，他出生在中国，后来做过美国驻华大使，是个“中国通”，他劝学生不要轻举妄动。大

会要求表决，全体举手通过，我也举了手。我们是第一批南下请愿团的，翌日就挤上火车出发了。后来想去的就走不了了，当局不让去，于是他们就卧轨。我那时刚入校，对同学都不认识，只是满腔热血跟着跑。到南京后我们住在体育馆，各校请愿学生大约上千人。听说蒋介石要接见请愿的同学，头天晚上，忽然有几个高年级学生召集同学开会，说了学生会带队的几个同学许多坏话，要求同学们罢免他们，再选出新的带队。同学们一时被搞糊涂了，就罢免了原来的带队，选这几个造反的同学带队。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些亲政府的学生策划的，他们夺取领导权后就可以使同学们不与政府为难。

过了两天，蒋介石接见了请愿学生。我们坐在台下，听着蒋介石在台上振振有词地把不抵抗的罪责通通推给张学良，他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当岳武穆，决不当秦桧，“即日我将亲自率师北上抗日，请同学们返回学校，安心读书。”他的话听起来蛮诚恳，我至今未忘。在新的带队领导下，许多学生都表示欢迎，毫不怀疑地回到北平。请愿回来后，我们并没有听到蒋介石北上抗日的消息。不久，蒋介石宣布引退，出兵事成为空话，等他再出山时也不再提此事，反而对后来去南京请愿抗日的同学施加迫害。从此以后，我对蒋介石怀着极端的反感，根本不相信他关于抗日的任何许诺。

日军很快打到了古北口和喜峰口，在那里终于遭遇到中国军队的抵抗，主要是宋哲元部。消息传来，给我们很大鼓舞，为了表示对前方将士英勇抗战的慰问，我们十几个同学决定去山海关。同去的有个女同学叫张玮瑛，后来是北大教授，还有一个叫侯远，其他几个记不清了。其实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司令部并未驻扎在山海关，当地守军是关麟征部。士兵们抗日的热忱使我们深受感动，看到他们因为没有钢盔，战斗中造成很大伤亡，回京后我们就发起募捐活动。我们几个上海来的同学，利用上海的关系，募集了不少资金。经过全校师生的努力，很快完成了任

务，用所得款项为前线战士们买了一万顶钢盔。

读一年级时，班里有个姓高的同学是江西人，他常给我讲红军的事，以前我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专门杀人放火，非常可怕，想不到他们在乡下打土豪、分田地，是为穷苦农民斗争的，这使我对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印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。我很喜欢他，可惜第二年他退学了。

大约读三年级时，有一天，我在图书馆看见一本英文杂志《New Masses》（新群众），是美国共产党办的刊物，其中有关于中国红军的报道，我读了很兴奋。以后我便经常读这本刊物，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了解。特别是长征开始以后，该杂志常有关于红军打仗的消息。对照当时报纸上所报道的消息，觉得完全不可信。从此，我对红军艰苦作战和所取得的进展由衷地钦佩。

那时候实行学分制，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，修够学分就可以毕业。我读的是化学系，另选修了许多其他的课程，如张东荪的哲学、雷洁琼的社会学，还有经济学、政治学、德语、法语和英国文学史，等等。

哲学教授张东荪有句话给我印象至深，他说，学哲学如同吸鸦片，会上瘾，学了哲学就离不了，还想更深入地研究。当时我想，照他这么说，哲学其实没有什么用处。后来学习了马列主义，才知道哲学是世界观、是思想方法。哲学指导人们的行为和思维，哲学是在自然科学、行为科学之上的。张东荪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，他拒绝为日本人工作，一直从事抗日的社会活动。讲社会学的，是刚从美国回来的雷洁琼，她很年轻，很有朝气。她讲社会存在的贫穷、不公和罪恶，举很多例子，对社会阴暗面的了解之深，给我印象强烈。她说晏阳初（社会学家）曾在河北正定县做过社会调查，说那里的老百姓炒菜不用油，家里挂一个小油壶，中间放个小蔑棍，有客人来或喜庆日子才用小棍儿点两滴油在菜上面。我对农村穷人的生活一无所知，听了很吃惊。当时，雷洁琼只讲了老百姓的贫穷、苦难和愚昧，没有分析原因，也没有解决的办法，但